

聖手普阿的平凡故事

宋考鳳

引子

我老了，年日已經不多。昨夜夢見拿刀的天使在路上攔我，嚇得哎呦一聲癱倒在地。「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」說這話的雅各活了一百四十七歲，我活到八十歲，已覺得上帝對我足夠仁慈。

人老了，最重要的是識趣，不去打擾年輕人的賞心樂事，還有，跟同類保持恰當的距離。我們能互相聞見口鼻中的腐朽氣息，而且打心眼裡認為對方又老又蠢。

當然，變老還是有些好處的。比如，我更擅長講故事了。伯利恆的孩童說，我皺巴巴的嘴裡流出的故事，好比上等的蜂蜜。

你喜歡什麼樣的故事？嘿，他們都喜歡財富、力量、權勢，不可思議的美人和愛情。要我說，生死福禍才是生活真實的面目。我們來講一個平凡的故事吧。

過去我是一個收生婆。耶和華加增女人生產的痛楚，也賞了我們飯碗。拉結生便雅憫，難產將死，在一旁安慰她的是我們。他瑪生雙子，責怪法勒斯性急，給他弟弟手上繫紅線的，不也是我們嗎？

我一生從上帝手中接收上萬個嬰兒，滿可以自誇，但故事的主角不是我，而是我的一位同行。

—

從前，在埃及的歌珊地，有個牧羊女叫普阿。父親是工匠，母親生普阿之後就停了生育。普阿知道父母想要一個兒子繼承家業，她就把自己當男孩，凡事搶著幹。普阿長到十歲，父親工作繁重，母親兼顧家務、農活，牧羊的擔子就落在她肩上。

普阿一邊放羊一邊用敏銳的目光尋找草藥，離世的祖母教過她，哪些草可以治頭疼，哪些草可以止血，普阿一一牢記心中。

尼羅河旁遍地是莎草，莖是三稜形的，開著平淡無奇的白花，埃及人用它造昂貴的紙，出口到遙遠的亞述。祖母說，以色列人來自遙遠的迦南地，那兒的曠野盛開著嬌艷的玫瑰、純潔的百合，如同普阿這個名字，耀目，芳香。它們到底有多美，普阿真想親眼見一見。

有件事普阿留意很久了。春天，公羊開始發瘋，盯著母羊的屁股轉悠，還為此打架爭鬥，犄角撞得嘎啦啦響。走開！普阿揮杖驅趕，但無濟於事。

過了六個月，母羊肚子鼓脹起來，躺在圈裡呻吟，母親徹夜守候一旁。早晨，母羊身邊已經擠著兩只熱乎乎的羊羔。小羊顛巍巍地站起來又跌倒，惹人憐愛。啊，原來動物的後代是這麼來的！

一天傍晚，普阿趕著羊群回來，路過鄰居的棚屋，聽見裡頭傳來陣陣呻吟。

「有人嗎？來人呀，幫幫我……」

多加大嬸跟約沙法大叔吵架是家常便飯。近來大嬸胖了許多，氣色特別好，怎麼又打架呢？

掀開簾子鑽進屋，大嬸獨自躺在榻上，滿頭大汗，披頭散髮，兩腿岔開，身子底下流了一灘水，被褥都浸濕了。「大嬸，你怎麼了？」

大嬸松了一口氣：「普阿呀，我要生了，你大叔去請快腳施弗拉了……去，喊你母親來。」

「母親出門看親戚了，家裡只有我。」

這下壞了，他們兩家住得偏僻，最近的鄰居也有七八里遠，而且是個單身漢。

「大嬸，再堅持一下。」普阿拿出帕子給大嬸擦汗。

大嬸被燙著似的蜷成一團。「啊啣！嘶……痛哦……小崽子，折騰死你娘了哎，等你出來跟你算賬……嗚嗚，老不死的，殺千刀的，都是你害的……」

大嬸這是在罵大叔呢。她哀哼一陣，亂罵一陣，後來終於平靜下來，臉色更蒼白了。

「快，燒熱水，找一把乾淨的剪刀來。箱子裡有一摞麻布，都拿來。」

普阿心裡亂亂的，手腳已經飛快行動，片刻後灶上的水冒熱氣了，剪刀也備好了。

「過來，幫我清洗。」

普阿一一照做，她想起，母親總為那些哀叫連天的母羊禱告。「耶和華啊，雖然牠是一隻羊，也是個母親，可憐牠吧，赦免牠的罪。」

普阿也為多加大嬸禱告。

過了不知多久，大嬸的嘴唇乾裂了，普阿給她蘸點水，又撤換浸透污血的麻布。大嬸的腰腹因為失血變得冰冷，普阿就把火盆搬來，為她熱敷、按摩。

「啊！」大嬸叫得撕心裂肺。

普阿低頭，瞥見一小塊濕漉漉、毛茸茸的頭皮。一個孩子來了，來這個世界了！

二

窗外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，「吁——」，馬停下，打了個響鼻。簾子掀起，闖進來一名粗壯的紅皮膚女子，二十歲左右。

「人都跑哪兒去了？你是她女兒？」

普阿搖搖頭。

嬰孩已經在小包裹中嘍著手指，產婦睡了，呼吸平穩。女子手法熟練地檢查。

「餵，臍帶是誰剪的？」

「我……我。」普阿膽怯地回答。

女人眨眨眼睛，掩過一抹詫異：「剪得短了，該多留一寸。」說完，風風火火地離開了，跟來時一樣。

普阿的目光被皺巴巴的小生命拴住了。

「你好啊，比歌拉！」

比歌拉是男孩的名字，意思是長子。普阿伸出手指，比歌拉迅速攥住，好似在茫茫人世抓住一根救命稻草。他的眼睛活潑靈動，小手像一朵初綻的睡蓮，腳趾像一排剛剝的豌豆。

天黑了許久大叔才趕回，他在路上遇到施弗拉，得知生了個小子，歡喜地塞錢給她，她卻說給錯人了。

那個收生婆就是「快腳施弗拉」啊！聽人講，她的父親是商人，外婆和母親是本地有名的收生婆，施弗拉從小跟著她們走街串巷，女承母業順理成章。她二十歲了，對男人不感興趣，向父親要了一匹健壯的牝馬。每逢人家火燒眉毛來請，她就從容跨上坐騎，揚塵而去，像個出征的女將軍。只要聽到街頭響起那有力的馬蹄聲，產婦們立時得了安慰。

在約沙法大叔的吹噓下，普阿成了新聞人物，天賦異稟的少女。施弗拉生意太火爆，哪怕快馬加鞭也分身乏術。兩個月後，有人執意來請普阿。普阿不知所措地看著母親。母親催她換了衣服，拉著她的手上路了。

幸虧母親來了，這個產婦比多加大孱瘦弱，力氣不足，硬是生了一天一夜。普阿給產婦餵了一些碎餅和羊奶，自己和母親卻忘了吃飯。母親不時低聲囑咐，怎樣鼓勵產婦，怎樣注意清潔，怎樣護理胎兒。

普阿就這樣開業了。她向耄耋老婦，向埃及婦女，打聽各種催產偏方。她不辭勞苦，從曠野採來還魂草，燒成灰給產婦服下，治療產後血漏。情況危急時，還用龜殼、頭髮代替。

十四歲，普阿就獨當一面了。她不再牧羊。母親在家縫製嬰兒衣服，讓她順便售賣。她聲名鵲起，得了個外號——「聖手普阿」，請她至少提前一個月預約。忙起來，真是腳不沾地。某個冬夜，普阿在城中奔走了五家，從昏星升起，到晨星被日光吞沒。

十八歲，普阿到結婚的年紀了。同齡女子陸續當上了母親，問普阿想不想有自己的孩子。她的孩子還少嗎？街上奔跑的，打滾的，哪個不是她手裡呱呱墜地的呢？他們不記得她，她可沒忘他們身上的胎記與第一聲啼哭。

三

黑暗的日子來了。法老在建造積貨城比東和蘭塞。那些工程無休無止，聳立在尼羅河平原上，投下森然可怖的陰影。開春，普阿的父親也被徵去。

祖母從前說，他們族人是跟隨雅各的眾子來埃及避災的，當年，宰相約瑟救過埃及人的命，享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榮。約瑟那一代離世，以色列人在歌珊地生養眾多，繁茂昌盛，如今已二三百萬人。新的法老王起來，不把約瑟的恩情放在眼裡，奴役以色列人，看他們為眼中釘、肉中刺。

夏天到了，父親已經很少回家，偶爾歸來，也是灰頭土臉筋疲力盡，身負鞭打的血痕。

「真是無理，不給你們乾草，作磚的數量卻不減！」母親忍著淚給父親上藥。

普阿大聲說：「我不當收生婆了，明天去工地替你幹活。」

「別胡鬧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盡你的本分吧。」父親難得這麼嚴厲。

普阿確實是大姑娘了，面容在太陽下曬得黑黑的。一頭栗色的捲髮為救人剪短了，隨意裹著帕子。

她剛經歷了第一次失手，產婦生下雙子後大出血，她使出渾身解數也是徒勞。她不敢看那家人的眼睛。

神啊，如果施弗拉來，丈夫就不會失去妻子，嬰兒就不會失去母親吧？普阿在石榴樹下苦悶徘徊。目之所及，族人的房屋擠擠挨挨，像小小的蟻穴。宰相約瑟的骸骨還停在某處，他留下遺囑，要子孫帶他回列祖安睡的地方。

一陣清亮、稚氣的歌聲響起，男孩比歌拉趕著羊群回來了，他八歲了，向她揮舞一支粉色的鳳仙花。

「給你！天黑了，當心野狼。」

接過花，普阿跟著比歌拉往家走去，心裡輕鬆許多，她決定聽父親的話。耶和華命令他們生養眾多，自己的行當是神喜悅的，還憂慮什麼呢？

夜晚，普阿陪母親在燈下縫衣服。這些天，母親也被徵去乾活了，她的手變得鋸刀般粗糲，只換來半筐爛土豆。普阿捧起一件精巧的小袍子，把臉埋上去深吸一口。

「會穿在誰的身上呢？」

「總有一天，會穿在我的小外孫身上的。」母親的眼角漾著笑意。

「說什麼呢！」

「你的良人會來的。」

普阿躲進房中，把臉埋在枕上。她沒打算嫁人，可為什麼「良人」這個詞在腦海縈迴不去？良人在哪裡呢？長什麼樣？叫什麼名字？淺夢中，普阿聽見一陣嗒嗒的馬蹄聲。哦，他來了？我要在門縫裡瞧他的模樣。

門那邊卻是一名埃及使者的側影。她胸中騰起不祥的預感，想開門，又停手，穿著睡衣怎能見陌生男子呢，何況是面目不善的埃及人？

埃及使者離開後，普阿披上外衣出去。父親額頭的溝壑更深了，母親眼裡聚攏一團烏雲。

「孩子，明天你要去見法老。」

四

登上數不清的台階，普阿終於踏進法老的王宮。到處懸垂華麗的幔子，門旁，侍衛如木雕泥塑。每當路過黑乎乎的神像，她的頭皮就一陣發麻。她低眉垂手，跟著太監走向宮殿深處。

榻上那不怒自威的老人，就是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吧？他七十多歲了，佩戴的王巾上有金色眼鏡蛇標誌，下巴的鬚鬚精心修理過。

這位強大的統治者，曾率軍二十年制服強敵赫梯族。他喜好大興土木，建神廟，造陵墓，還有數不清的雕像和紀念碑，把名字刻在境內每一塊石頭上。他妻妾成群，生了不下一百個兒女。

一名褐膚美女伏在榻旁，頭戴雙頭眼鏡蛇標誌。她一手執羽扇，為老人徐徐扇著涼風，一手擱在老人大腿上。普阿猜測，她是王后梅麗塔蒙，也是公主——法老與前王后奈菲爾塔利所生。法老娶了不止一個女兒為妻。

前方，一襲熟悉的身影正在行禮，高高的個子，紅紅的皮膚，快腳施弗拉！八年沒見了吧？

「尊貴的法老王，婢女施弗拉向您問安！」

「尊貴的法老王，婢女普阿向您問安！願耶和華祝福您和您的子民！」

埃及王默不作聲，目光在普阿身上多逡巡一會。他的聲音蒼老威嚴。

「希伯來人的收生婆，你們是我的臣民不是？」

希伯來人，意思是渡過河，從遠方來做客的。其實他們更喜歡自稱以色列人或雅各家的。

「婢女和婢女的全家都效忠於您。」

「好！這話若是真的，你們回去，為希伯來婦人收生，看她們臨盆的時候，若是男孩，就把他殺了；若是女孩，就留她存活。」

一時間，普阿沒有反應過來，待她醒悟，頭腦裡「轟」一聲，彷彿數千隻蒼蠅瞬間炸飛。法老要毒害她的族人！嘴唇不受控制地抖動。希伯來人，是任你宰割的牲口嗎？！

「可……」

「可尊敬的法老王啊，婢女情願照你的話行。」施弗拉朗聲回應，借著衣衫掩護，胳膊肘悄悄撞了普阿一下，撞得她骨頭都要斷了。

什麼？這個叛徒！

還沒來得及據理力爭，普阿已經站在殿前刺眼的陽光下了。遠處工地上，建築骨架像醜陋猙獰的巨獸，要張嘴吞吃螞蟻般勞碌的以色列人。哦，父親，父親在哪裡呢？

施弗拉看也不看她，跨上馬，揚長而去。

哼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！普阿往家走去，一路上愁眉不展。

母親似乎並不驚訝：「以色列人遭難的日子來了！孩子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我順從神還是順從人呢？願耶和華重重懲罰法老。」

「噓，小點聲兒。你呀！」

普阿開始叮嚀產婦的家人，不要聲張慶祝，孩子藏好，哭了就趕緊餵奶。人家問起來，她就說，法老不喜以色列人生養眾多，可能會派人抓走孩子。還有，要小心施弗拉！

一個月過去了，兩個月過去了，城中並無動靜。普阿打聽施弗拉，也沒什麼風聲。我錯怪她了？普阿滿肚子疑惑，在床上輾轉反側。難道法老只是嚇唬她們和族人？事情真這麼簡單嗎？

以前給人家接生，她總希望生的是男孩，猶如多了個弟弟。可現在，她每次都心驚肉跳，神啊，給我們女孩吧！給我們女孩吧！

她想起午間在曠野，比歌拉遇見她，神秘兮兮地喊她去一片碎石灘，那兒肚皮朝天躺著一條死蛇，蛇頭上有一對小樹枝般的角。角蝰，致命的毒蛇！她抽搐般跳到一旁，比歌拉洋洋得意，拍手大笑：「怕什麼，被我打死啦！」

祖母說，亞當夏娃被蛇誘惑犯了罪，耶和華詛咒蛇用肚子行走，終身吃土，且後裔跟女人的後裔為仇。蛇要傷人的腳跟，但女人的後裔要傷它的頭。

耶和華啊，你知不知道，法老要剪除我們的後裔了！那些天使般的孩子，哪個不是父母的心頭肉……她又想起法老和王后頭上的眼鏡蛇標誌，縱然躺在褥子下，也感到絲絲寒意……

得得得，得得得，由遠而近，那是誰的馬蹄聲，還有刀劍相碰的錚鳴？完了！法老的士兵來抓她了！可憐的父親母親，你們唯一的女兒也要失去了！

五

再次面見法老，普阿知道凶多吉少。法老的心裡有一桿秤，要秤一秤她的命值不值得拖去餵鱷魚。施弗拉在想什麼？

法老平靜的語氣下烈怒暗湧：「你們為什麼作這事，存留男孩的性命呢？」

施弗拉不慌不忙：「我主我王啊，希伯來婦人與埃及婦人不同，希伯來婦人本是健壯的，我們還沒有到，她們已經生產了。」

「是嗎？有這種事？」

沒料到施弗拉會這麼說。原來，她早已成竹在胸。

「尊敬的法老王啊，婢女實在找不到機會.....下手。」普阿哭喪著臉配合。

法老閉目沈思，時間彷彿凝止了，普阿簡直懷疑他睡著了。

隱約中，後院傳來女子們清脆的笑聲。漫長慵懶的夏日午後，佳人為什麼事歡欣喜樂？法老老了，青春卻在一代一代新鮮的肉體上流轉，稍縱即逝。

法老啊法老，你是否想抓住，抓住千秋萬代的基業，烈火烹油的榮華，繁花著錦的歡愉？可是，你來得及嗎，還來得及嗎？你能倚靠什麼坦然面對死亡？

太監上前請示如何打發希伯來婦人。法老眼皮一顫，輕輕揮手。

她們居然就這樣虎口脫險。

施弗拉從馬夫手裡接過繮繩，徑直向普阿走來。

「剛才表現不錯。」

普阿臉上火辣辣的：「對不起，你比我正直，也比我勇敢。」

「用不著道歉，你搶我的生意還少嗎？」說完，她看著窘迫的普阿，爽朗大笑。她環顧左右，壓低聲音，「我要嫁人了，來當我的伴娘吧。」

快三十歲的施弗拉，遇到自己的良人了啊。

「一定來！」普阿真希望在野地找到嬌豔的玫瑰、純潔的百合，為施弗拉，也為自己編織花環，那樣的日子什麼時候來到呢？

她站在街上目送馬蹄漸遠，回首培爾-拉美西斯，美麗的新首都，彰顯著君王的榮耀。埃及人信奉的阿蒙神和其他眾神，王陵裡裹著香料和細麻布的死者，似乎都被拉美西斯的光芒掩蓋了。無論活人、死人和偶像，以色列人都不崇拜，他們只敬拜創造天地的耶和華，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約瑟的上帝。

走吧，傍晚，她要趕到利未支派的一戶人家，暗蘭的妻子約基別臨盆的日子近了，該去探望。直覺告訴她，法老沒這麼好糊弄，他或許另有打算。

她不由得加快了腳步。

尾聲

普阿的故事就講到這兒。你大概猜到了吧，那個將出生的孩子是先知摩西。當他帶領以色列人出逃埃及的日子，普阿和丈夫、兒女一同踏過紅海的乾地。她的丈夫是誰？哈，還記得牧羊小子比歌拉嗎？

哦，天快亮了，爐火熄了，我的老腿經不住寒氣，也麻了。

故事的結局提醒了我，最好起來活動活動。街尾的旅店是我妹夫開的，馬棚裡住了一對加利利拿撒勒來的夫妻，木匠約瑟和馬利亞，自稱是大衛家的子孫。馬利亞挺著肚子趕了上百里路，真不容易喲。那樣子早晚就生，不曉得請到收生婆沒有？走，瞅瞅去，我這把老骨頭說不定能幫上忙呢。

那邊街上鬧哄哄的，好像發生了什麼了不得的事。唉，世人啊，看不盡的希奇，日光之下無新事，難不成今夜彌賽亞來了嗎，看把你們激動的！

你問我叫什麼名字？我啊，我這一生，不過是又一個平凡的故事罷了。